

• 長青叢書 •

巴克禮博士與台灣

• 詹正義 編譯 •



獻身台灣的巴克禮博士

巴克禮博士與台灣

BARCLAY OF FORMOSA

詹正義 編譯

・長青叢書・

長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長青叢書 •

巴克禮博士與台灣

編譯者：詹 正 義

原著者：E. Band

出版：長青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金華街二〇一之二號

電話：三五一〇五二一

郵撥：一〇二五六〇號謝禧明帳戶

特價：新台幣三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零壹壹伍號

▲版權所有▼

Evergreen Series

BARCLAY OF FORMOSA

Author: Edward Band

Translator: Silas Chan

Evergreen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201-2, Kin Hwa St.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3510521

Price: NT \$ 30.00

First Edition: February 1976

Cat. No. 1005



獻身台灣的巴克禮博士



三階段—25 歲 . 55 歲 . 85 歲



(1)爲旗後新教堂破土(2)露天佈道

and of thy right to him, and desires nothing so much
as that he may be thine.

This day Lord, with the utmost
sincerity, surrender myself to thee. I renounce
all former loves that have had dominion over me;
and I consecrate to thee all that I am, and all
that I have: the faculties of my mind, the
members of my body, my worldly possessions,
my time, and my influence over others: to be
all used entirely for thy glory, and, resolutely
employed in obedience to thy commands, as long
as thou continuest me in life; with an ardent
desire and humble resolution to continue thine
through all the ages of eternity: ever holding my-
self in an attention posture to observe the first
intimations of thy will, and ready to spring
forward, with glad and joy, to the immediate
execution of it.

In thy devotion I don't resign my
self and all that I am and have, to be disposed

巴克禮博士的獻身誓約

巴克禮博士與台灣 目錄

第一章	早年生活		一
	巴克禮「獻身誓約」		一一
第二章	初抵台灣		一四
第三章	神學教育		二三
第四章	初結的果子		三二
第五章	東部之旅		四〇
第六章	二崙事件		五〇
第七章	白話字教育		五九
第八章	時代的轉變		六八
第九章	力挽危城		七七
第十章	教會的成長		八七
第十一章	痛失愛妻		一〇一
第十二章	恒久的貢獻		一一〇

第十三章	五十禧年	一一九
第十四章	重譯舊約	一二八
第十五章	最後一程	一三八
編譯後記	啓正義	一四八

附錄：

一、從史懷哲到巴克禮	施義勝	一五一
二、懷念巴克禮博士	漁人	一五五
三、巴克禮生平大事記	施義勝	一六〇
四、巴克禮的作品	邱信典譯	一六五
五、巴克禮博士與台南太平境教會	施鯤鵬	一七一

第一章 早年生活

這是一棟美麗的房子，四週有如茵的草地圍繞着。夏日湛藍的天空偶而飄過幾片白雲，寧靜的空氣間或有一陣夏蟲悅耳的鳴聲。

一個年輕的小男孩，悠閒地在這片美妙的環境中漫步着。

「太美了，太好了。」他的心裡不住地讚賞。

「將來我長大了一定要把這棟房子，連同這美麗的草坪全部買下來。」這個小男孩私自下了這個決心。

他就是小多馬巴克禮(Thomas Barclay)。這棟房子是巴克禮父親一個朋友所有的。學校放暑假以後，巴家的幾個兄弟相偕來到這個地方避暑渡假。

他們只在這座房子住了一天，小巴克禮就深深地愛上了它。「將來我一定要把它買下來。」他的心很堅決。

「錢呢？這麼漂亮的房子，需要很多錢才能買到。」

小巴克禮想：「沒有關係，長大了以後，我要作大生意，賺大錢，那時候就不怕沒錢了。」

「不行，你不是已經決志獻身作傳道人，終生服事上帝了嗎。你怎麼能作生意？」他的心裡有了這個抗辯的聲音。

小巴克禮的內心實在很痛苦。他深深地愛上了這棟房子，可是他也深深地愛上帝，願意終身獻給祂。

「怎麼辦？怎麼辦呢？」巴克禮的內心掙扎得很厲害。

過了一段時間，小巴克禮終於作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我要獻身事奉上帝，不要這棟房子。」

這是巴克禮博士生平中第一次在屬靈爭戰中獲得的勝利。這也是他後來一生過得勝屬靈生活的典型代表。

巴克禮博士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生於蘇格蘭的格拉斯哥。他父親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生意人，雖然體弱多病，但是他所經營的批發生意，幾乎遍及英國各城各鄉。在這種堪稱優裕的家境中，巴克禮及兄妹六人，均能過一個愉快的童年生活，並受最好的教育。

巴克禮的祖先，原來住在法國，世代經營造船生意。一六八五年左右，因為受到逼迫，逃到蘇格蘭東海岸，並在當地繼續從事他們的造船事業。

在那裏住了一百多年以後，他們才搬到格拉斯哥港。初到格拉斯哥港時，他們家族中的主人，

名字也叫「多馬巴克禮」。前面提到的那位小多馬巴克禮，就是這位老「多馬巴克禮」的第三代孫子。

這位老多馬巴克禮先生把家搬到格拉斯哥以後，就不再造船，改行作鞋匠了。據說他是一個嚴肅的老人，甚至孩子們星期日在街上玩耍的時候，遠遠地看到他的影子，就立刻逃得無影無蹤；雖然他是一個卑微的鞋匠，但對於神學書籍却相當有興趣。當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一書，譯成英文時，他曾購置了一本。

自約翰諾克斯一五四七年，把加爾文主義介紹進來以後，長老會的制度即已風行蘇格蘭各地。雖然天主教、英國國教，屢次想消滅長老會，但都不能成功。從老多馬巴克禮到小多馬巴克禮，加爾文思想深深地影響當地傳統的一切生活。小巴克禮從小就是在這種氣氛中培養長大的。加爾文主義的各種優良的傳統：充沛的活力、嚴格的教養、傳道的熱誠、活潑而敏度的靈性等，都可以在巴克禮博士身上找到。

小學教育，巴家的五兄弟，都是在格拉斯哥本地的一間學校就讀的。這所學校在古典文學方面似無甚出色，但在教授現代英文方面，却相當有名。

巴克禮博士一進入學校，就充分表現出他的特殊才智。這所學校所發的各種獎品，大都少不了他的一份。當時認識他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這個孩子前途大有可為。

每一年學校放暑假時，他們兄弟就相偕到比雪頓或漢米頓渡假。巴克禮博士對童年時代的這

些歡樂時光，似乎特別懷念。他曾經述說了一些在這兩個地方渡假的往事。

他說，有一年，他們兄弟到比雪頓渡假。那個地方小溪旁有一個採石場。閒來無事，他們常去採石場邊的空地上玩木球。有一天，巴家兄弟在玩的時候，有一些年青人在一旁觀看。看了一會兒以後，他們提議雙方比賽一場，巴家的兄弟們答應了下來。對方有一名非常出色的投手，擅長投快球。巴家兄弟們對這種球路不太適應。不過他們還是不認輸，充份發揮了巴家堅忍的精神，努力奮戰到底。這場球究竟輸贏如何，連巴克禮博士自己也不記得了。不過，有趣的是，第二天當地的報紙竟報導了這場球賽。

在宗教生活方面，巴克禮牧師從小就是在標準的蘇格蘭敬虔、嚴肅的家庭中長大的。

每一個主日，巴家兄弟必須參加兩次禮拜。上午的禮拜十一點開始。作完禮拜後，他們就趕回家吃一頓簡單的午餐。之後，他們又得立刻趕到教會，參加下午二點的聚會。禮拜結束後，接着就在原地上主日學。

主日的晚餐，他們吃得有一點。晚餐後，有一段屬於他們自己的時間，但是這一段時間也不長，因為在睡覺前，父親還要把孩子們召集在一起「上課」，他們所上的課是硬繃繃的「小教義問答」。今天我們講究兒童教育，儘量想把主日學教材編得有趣、易懂。但在他那個時候，從小就必須硬背這些「教義問答」。

像這樣嚴格的宗教生活，今天大部份的人一定覺得受不了。可是巴克禮博士却沒有一點怨言

。雖然後來他自己對年輕的一代，沒有這麼嚴格的要求，但直到老年時，他仍覺得這種嚴格的教育對他有好處。

巴克禮博士的父親過世以後，他們兄弟仍然住在一起。夏天，他們喜歡到海邊玩，甚至自己造了一條船。這條船划起來很輕快，據說是當地跑得最快的划船。只是船身甚小，仍經不住遠海的風浪。有一次他們兄弟划着這條船在海上遊玩，突然有一艘四人用的划船，從他們後面追上來，好像有意要和他們一較長短。巴家兄弟就故意把船速放慢，等着他們。當兩船併行時，負責控制尾槳的哥哥，一聲令下，他們兄弟就奮力前划。霎那之間，他們已經把那一艘船遠遠地拋在後面了。巴家兄弟合作的團隊精神於此可見。

後來，他們買了一條約四噸重的帆快艇。這條帆船給他們帶來了許多樂趣。他們給這條快艇取名為「浪花」號。「浪花號」的設備相當好，甚至可以在船上過夜，只是他們從來沒有如此嚐試過，無論航程如何，他們絕不留留在船上過夜。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從我們出門，就惦念着我們，直到我們安全回家她才放心。假如我們在外過夜的話，真不知她在家將如何熬過。」

一八六四年，小巴克禮還差幾個月才滿十五歲，就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就讀。一百多年前英國和蘇格蘭的教育制度，和我們大為不同，和今天英國的制度也不同。當時大學入學年齡平均比現在低。十五歲，按照目前的標準才是進入高中的年齡，但是他已經進入了大學。他的年紀和同期學

生相比，是太年輕了一點，但也還不算是最年輕的，有一個名叫馬基占的學生和他同時入學，年紀才十三歲半，後來他們二人成了終生莫逆之交。

就這麼簡單地作了大學生。「我真高興，因為當時沒有入學考試。」

這一段大學生活，決定了巴克禮博士以後一生的事業。在良師教導下，他奠定了自己的學識基礎。同時也結識了二位終生好友。更重要的是，在這所大學中，他真正清楚地把自己奉獻給神。

雖然入學時，他的年紀比一般同學小，但是在功課上他並不輸給別人。他所獲得的獎品獎狀，琳瑯滿目，不勝枚舉。在所有學科之中，他對於數學和科學——尤其物理學——特別有興趣。後來雖然奉派到當時仍是蠻荒未開的台灣，他對這些學科的興趣仍未稍減。

在這方面影響他最大的，是當時最有名的一位科學家Lord Kelvin（即Sir. Wm Thompson）。這位科學家對於巴克禮在科學方面的啓蒙工作貢獻很大。他自己有一個實驗室，爲了鼓勵學生努力研究，就特別准許成績優秀的學生，可以使用他的實驗室從事研究。巴克禮博士就是少數蒙准的學生之一。這位科學家曾特別請巴克禮和及普遜二人從事一項絕緣體的電量之測度研究，這是一項相當困難的科學研究工作。後來他們的研究所得，被這位科學家向皇家學會提出的一篇重要學術論文所引用。不但如此，這項研究的成功，後來也列入了大英百科全書之中，巴克禮博士的名字雖然沒有被登錄，但他經常以早年的這項小成功爲豪。他的求知和實驗精神，後來在他於台灣工作期間，也產生不少的影響。

巴克禮博士在格拉斯哥的大學中，結交了二位終生莫逆之交，一位是及普遜，另一位是前面已經提過的那位馬基占。這三位青年人，志趣相投，也同樣的聰明。除了老師上課時給予他們的啓發以外，他們課餘之暇的切磋，也對彼此有很大的幫助。大學畢業以後，這三位青年人又一起進入自由教會神學院（Free Church Divinity College）就讀。後又相偕遊學於德國萊普錫大學。以後又同時獻身於海外宣道工作，分別被派往印度、廈門、台灣等地擔任宣教師。分離以後，他們的友情並未中斷，仍然以書信互相聯繫。他們的書信平均每月一封，一直到死，未曾間斷。

巴克禮博士真正明確地獻身於上帝，乃是在他就讀於格拉斯哥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在敬虔的家庭宗教氣氛薰陶下，他從小就決定獻身事奉主。不過，在進入大學之後的第二年，他的十六歲生日（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那一天，才對上帝起了一個神聖的誓約，決志把自己完全奉獻於祂。他並將此項誓約慎重的寫起來，並且於文末簽名。以後每逢生日，也就再在其上簽名，表示再次奉獻，沒有一年中斷。一八三九年他結婚以後，簽名的地方，增加了他太太的名字，表示她的同心奉獻。最後的一次簽名是在一九三四年，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這項「獻身誓約」請見附錄。）

巴克禮博士很少在講道或教學中提到自己的事，所以在他有生之日，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份文獻的存在，即使他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這件事。一直到他死後，人們整理他的遺物，這份文獻才

被發現了。讀了這份文件，我們對這位傳教偉人真忱的奉獻，以及他夫人的同心，有更深一層的敬意。

從格拉斯哥大學畢業之後，巴克禮、及普遜、和馬基占三人，本來有機會追隨Kei-vid先生，繼續在科學方面從事研究。可是他們三個人却把這一個當時一般青年人視為最好的機會棄諸如糞土，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們三個人於一八六九年一起進入了自由教會神學院就讀，預備自己事奉主。一八七三年，他們順利完成了四年的神學教育。畢業後他們三人又相偕到德國的來比錫遊歷了一段時間。這時候，在英國劍橋大學發生了「劍橋七傑」投身於海外宣道工作的動人事蹟。相信這件事對「格拉斯哥三雄」的決志到海外宣道，曾發生了不少的影響。

巴克禮博士雖然早已獻身於主，但是他從未想到海外去作宣教工作。在「格拉斯哥三雄」中，第一個考慮到從事海外宣教的是及普遜。那時及普遜閱讀了一些「南海宣道會」的書信和報告，深受感動，就對巴克禮提出了當宣教師的念頭。不過，當時巴克禮博士並沒有多大的感動。

在他快從神學院畢業時，一位人物的出現，改變了他未來事奉的整個方向。這一個人就是在廈門宣教的杜嘉德博士(Dr. Carstairs Douglas)。這位杜嘉德不是別人，正是自由教會神學院院長的兄弟。他於一八五五年，和英國長老會的名牧師賓威廉，前來我國廈門傳道。杜嘉德博士來格拉斯哥訪問，一方面是趁他返國渡假之便，來探望兄弟。另外一方面是要排印他的新著「廈門音漢英大辭典」。不過他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訪問神學院，召募幾個新同工，到中國從事